

門票的消失

在網上看到有人感慨，以前的各種電影票、音樂會票、景點門票都是紙質的，現在都是數字的，紀念物消失了。對此，我深有同感。看電影、看戲劇，逛公園，如今多改成網上下單訂票，掃二維碼驗票。紙質票還存在，用自助打印或在售票窗口都可以打印出來，不過，絕大多數票上只有幾行字，以極簡的方式記錄日期等極少的信息。

以前的戲票、景點票多是彩色帶圖的，有些很有設計感，還有的做成系列，激起人收藏的雅興。有時逛舊書店，看到店家把老門票和老照片、郵票放在一起，供愛好者淘購。我卻以為，門票這東西還得是自己用過的才好。對於一張門票來講，紀念物只是附加的身份，它的本職是入門憑證，但這個附加身份卻延長了它的意義鏈。這樣的票更像紀念物，把它們一張張地收好，集得多了，便是一部人生圖鑒。今天，這本圖鑒保存在手機裏。打開各種平台，點擊「我的訂單」，「喇」一下列出且在無限延長的單子，便是你的人生。

這些年，冰箱貼很火，我不痴迷

此道，但旅行途中看到設計精美的，也會買上幾枚，潛意識裏大概將其作為昔日紙質門票的某種替代物吧。而和門票比起來，冰箱貼是更純粹的紀念物。它的唯一用途似乎就是像徽章般貼在家裏的冰箱上，作為各地遊玩的紀念。其實，我更願意用一些旅遊中留下的東西來作紀念，如景點的門票，異國的車票或錢幣。因為這些東西上附着更多旅遊信息，閒下來翻看把玩，更能從記憶深處勾出曾經的場景以及將要淡忘了的情感。然而，和門票逐漸淡出一樣，隨着電子支付的

發展，使用車票和錢幣的場合也越來越少了。

當然，數字時代有新的紀念方法。在電子地圖上打卡，點亮自己所到的世界角落，就是其一。歲月流轉，紀念物永在消失或迭代，對生活的記錄卻永葆於生活本身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奧坎剃刀

他的故事明快流暢，語句簡潔，意象鮮明，文字是為孩子量身定做，卻又令成人拍案叫絕。

達爾懂得用最少的字，說最精彩的故事，也讓讀者在輕鬆的節奏中，一口氣讀到底。他文字之明快，可以到什麼程度呢？例如，在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裏，他形容狐狸先生快速挖洞的段落，只用了重複有節奏的動詞，就讓畫面充滿動感：「他挖呀挖呀挖，越挖越深，越挖越快。」

沒有多餘的形容詞，沒有長句套長句的拖拉，簡單的詞彙，就讓節奏變得毫不拖泥帶水。簡約的文字，就是

對故事語感與節奏之講究。因此，當你寫故事時，不妨提醒自己：這個「的」有沒有必要？這個「了」是不是多餘？一句對白結尾加個「呢」或「吧」，是否只是口氣填充？當我們以「奧坎剃刀」把這些贅字刪去，語句就會利落。

此外，還要提防歐化用語，即那種看似文雅，實則繞口的翻譯腔。例如「他做了一個決定」，是否可以直接說「他決定了」？「她展現出她的關懷」，是否可以改為「她關心」？越簡潔，越真切，越打動人心。

寫故事，不是寫報告，內容重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捉錯用神的傳統故事

由真人演員擔演的電影版本，卻惹來不少爭議。《白雪公主》的故事本來十分簡單，正邪對立明顯不過，主旨就是希望人們不要以貌取人，並要留存純真愛護之心。電影版本為了添加新意，安排一位有色人種女演員飾演白雪公主。為了迎合當代社會的反歧視觀念，角色的人選本無不妥，可是故事明明是「白雪公主」與邪惡皇后的對壘，現在勉強將主角角色變質，就是偏離了故事的原意。除此之外，故事的七個小矮人老實可愛，一直以來深受讀者及觀眾歡迎。若以公平原

則看待，大可安排真正的侏儒演員參演，現在電影以電腦動畫塑造該等角色的獨特形象，難免受人非議。

這令我想起多年前曾在香港觀看一個兒童劇團的節目《愚公移山》。表演團體以互動劇場形式，於小型劇場重現該傳統故事。男主角飾演的愚公為了鄉民出行便利而決意移山，壯志未酬便由後代繼承遺志。但是劇中出現了現代環保人士，該等人士認為愚公的行徑干擾了郊外環境，影響了濕地發展，更令雀鳥無處棲身，「移山」的行為不應持續。我觀賞的場次

剛巧有些教師作為觀眾，演後討論會便即時提出意見。《愚公移山》旨在表揚人們的堅毅精神，與現代推行的環保概念並無關係，劇團的演繹明顯是穿鑿附會，曲解原意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難忘的校慶歌劇



在學院歌劇院演出四場，筆者出席了二十六日的一場。從三十八位同學組成的雙管樂團奏出第一個音符開始，就已經非常期待接下來的三小時演出。他們在英國客席指揮 Dominic Wheeler 高效領導下，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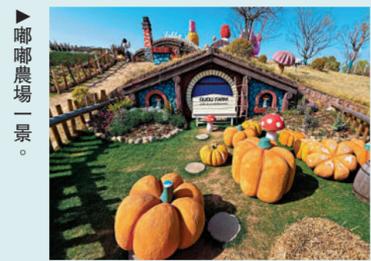
全劇提供極高水平的伴奏，弦樂清澈的線條、定音鼓的精準皆予人深刻印象。第二幕一段獨奏由小阮代替曼陀鈴也是一個驚喜。

獨唱方面，三對男女角演和唱皆各有千秋。飾演男主角唐璜的馮俊文以二十歲之齡，固然欠缺一份老練風流，但卻演出富二代的叛逆和目空一切。其中第一幕獨唱著名《香檳之歌》的快速吐字相當精彩，但與梁嘉彤飾演 Zerlina 的二重唱《讓我們手牽手吧》稍為平淡。飾演隨從的男低音關卓城同樣唱、演出色，例如第一幕詠嘆調《目錄之歌》就迎來熱烈掌聲。他與馮俊文擔綱全部四場演出，

分量不輕。三位女角之中以飾演安娜的林語音唱腔優美，只可惜第一幕詠嘆調最後幾句失聲，希望日後有所改善。飾演男伴 Ottavio 的姜鴻均第二幕詠嘆調的長音頗為到位。梁嘉彤與盧文哲處理《請你打我吧》詠嘆調戲劇性強，值得一讚。



逢周一見報



蘇州西山島的萌萌農場

在蘇州太湖邊上有一座遠離城市喧囂的山水古鎮型小島：西山島。除了繚繚峰、雕花樓、明月灣等有名的景點之外，此行在兩位年輕朋友的帶領下，才知道島上還有個可愛滿溢的「萌萌農場」。

它不僅是一座親子樂園，喜歡動物的成年人也能在這裏找到屬於自己的樂趣，尤其是萌宠互動區，解壓指數頗高。在這裏，你可以與羊駝、奶牛、小香豬、豚鼠、柯基犬等各種萌萌物互動。羊駝溫順地湊過來蹭蹭你的手，小香豬搖着尾巴在腳邊撒嬌，柯基犬則跑前跑後，活力十足。那一刻，彷彿所有的煩惱都被這些毛茸茸的小萌物治愈了。

事實上，這種人與動物的互動遠不止帶來片刻的歡樂，還蘊藏着更深遠的意義。在全球有逾百個學科成員和專業協會的「人與動物互動關係組織」(IAHAIO) 做出的大量研究表明，人與動物之間的良性互動，不僅能改善人的情緒、減少壓力，還對提升自信、改善社交障礙、促進兒童心理健康有極大幫助。與動物相處能降血壓、減少焦慮，甚至可以提高免疫力。在歐美等國逐漸普及的動物輔助治療 (Animal-assisted Therapy, AAT) 的許多學術研究也表明，這種療法對特定群體有明顯的正面效果，不僅有助於提升患者的精神健康，還能改善其行為模式和心理症狀。

對動物而言，人類友善的陪伴也讓他們更信任、親近人類，形成良性循環。而這樣的人與動物的和諧共存，也進一步促進了環境的平衡與可持續發展。

除此之外，農場裏也有許多「出片」的打卡設施。粉紅沙灘、彩虹滑道、霍比特小屋……看着各式各樣的「網紅」們不厭其煩地擺出一連串姿勢頻頻拍攝，也挺有意思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評估之旅(下)

到達評估大學時適逢雪後初晴。草坪上堆了好些逼真的白雪雕塑，映着肚子的像彌勒，探出半身的彷彿是人魚，還有一排小鴨子稚氣可掬。我對東道主盛讚學生的創意，他微微一笑，雲淡風輕。

兩日的評估之旅，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巍巍高樓，儘管那些石頭建築歷史悠久，令人肅然起敬；也不是連接大樓，供學生寒冬或雨雪日子躲避惡劣天氣的地下隧道，儘管大學能將現代科技和歷史文化相結合，造出「零排放」的大樓讓人驚喜；我最讚賞的是學生身上體現的文理教育的價值。

最後一天有位學生帶我們參觀校園。歷史最悠久、一百七十五歲的「老本堂」(Old Main Hall)，彩繪玻璃華麗、升起一百多面國旗的禮拜堂，音樂、戲劇大樓及傳說中常來光顧的校友「好鬼」，他都如數家珍。他有三個專業，包括亞洲研究。平日不但為大學招生辦當導遊，還參加唱詩班，學習日式播鼓，擔任留學辦公室的「大使」。像他這樣身兼數職，學業優秀，興趣愛好廣泛，服務社會信念強烈的學生在文理大學並不少見。作為教書育人者，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，讓人精神薪火相傳大概就是我們能獲得的最大安慰了。

導遊帶我們走到學生活動中心的郵箱前，特地指出大學信任學生能自律、守法，所有郵箱都不上鎖。周五小鎮的花店來校擺攤，學生會給朋友買枝鮮花，插到他們信箱門上。窗外白雪皚皚，夕陽照在室內粉紅的康乃馨、橙黃的雛菊上，神采奕奕。對這所大學的師生來說，這所挪威路德教會始創的文理大學早已超越宗教，成為他們的精神、文化家園了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乾鍋蒸豬肉

中華飲食文化，歷史源遠流長，學習可經閱讀，若能鑒看古物，比對思考，啟發更多。在港看文物不難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常設展覽，杯盤書畫，可依興趣細賞。三月的香港故宮，設「流動的盛宴——中國飲食文化」特展，羅列由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文物，自己有幸率先參觀，置身古今飲食的歷史長河當中。

當中一件展出的文物是商代的「瓦甗」。「甗」是古代的煮食器和禮器，由上「甗」下「鬲」所組成，煮食方法一直流傳，對應現代的「蒸籠」加「蒸鍋」，鍋煮水上蒸氣，籠放物蒸煮熟，蒸肉蒸魚蒸排骨飯，有時會用上這種配備。

蒸煮法功用不同，見清代《清稗類鈔》「乾鍋蒸肉」一條，食譜提到：「乾鍋蒸肉者，豬肉也。用小瓷鉢，肉切方塊，加甜酒、醬油裝入大鉢，封口，置於鍋，用文火乾蒸兩炷香時。不用水，醬油與酒之多寡，相

肉而行，以高於肉面為度。」豬肉切塊放鉢，醬油、甜酒浸過豬肉，封好上鍋蒸熟，直接食用。

《清稗類鈔》另記「菹菜鱸膾」，鱸魚蒸好，再煮成湯。文中先談菜名：「菹菜調羹，鱸魚作膾，吳中風味，自昔艷傳。」菹菜羹、鱸魚膾皆美，創意合併成新菜。再記做法如下：「製法與普通之調羹作膾，無大區別。如能兩美合一，尤佳。法將鱸魚蒸熟，去骨存肉，摘菹菜之嫩者煮湯，益以鱸肉，輔以筍屑，和以上好醬油，厥味之佳，不可言喻。」蒸鱸魚，僅留肉，嫩菹先煮湯，後加筍粒、魚肉，用好醬油調味，味佳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阿婆和夜神月

合上「阿婆」阿加莎·克利斯蒂的名著《底牌》，感嘆這部出版於一九三六年的偵探小說，今天看起來依然毫不過時、精彩紛呈。

其中一段作者藉角色之口發出議論：「一旦某人認為他知道誰該活、誰該死，他就離世界上最危險的殺手不遠了——他將成為不以利益為目標，而是為理想殺人的傲慢暴徒。」這段文字，閱讀App裏眾多網友留下的數十條評論吸引了我的目光：「想起了夜神月……」、「這不正是《死亡筆記》的男主嗎？……」一九三六年的《底牌》和二〇〇六年的《死亡筆記》，相隔近七十年的兩部作品通過網友的評論建立了奇妙的鏈接。

好在網友大多讚賞作者的見解鞭辟入裏，經得起時光考驗。想起此前，有年輕網友在看完電

影《讓子彈飛》之後抱怨姜文「玩網絡爛梗」而貽笑大方了。其原因在於他們早在看電影之前，就已經通過短視頻平台大量接觸了「吃着火鍋唱着歌」、「站着把錢掙了」等等台詞，但由於時間認知的錯位，他們武斷地把「先看到的」等同於「原創」，從而混淆了「借鑒」與「致敬」的主體與客體。

抬頭看看書架，《底牌》與《死亡筆記》並肩而立，像極了狄更斯《雙城記》的開篇：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這是最壞的時代。」只不過今日的雙城，一座叫遺忘，一座叫誤讀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